

## 序：为德勒兹说情

一本书验证着一个使其可能的世界，同时也指向许多不在场的书，每本书或许都是另一本书的复本，以变异、倍增、逃逸或背叛的方式划出不同的书写系列。让书写成为庆典，一本书就是一个诱惑的场所，或许这就是德勒兹所曾从事的工作。

这本书其实已经降生两次，前一本隐迹地叠合在这本上，纸页相透却毫不相同。似乎总是得穿过漫漫时光以便练习成为自己或他人的差异复本，或者，以实践差异来触及必要的重复。一切的曲折、绕道与迷途都只为了一个很单纯的理由：成为德勒兹的说情者 (intercesseur)。<sup>[1]</sup>

怎么开始是困难的。对一切建制、体系与逻辑发展的彻底批判构成德勒兹哲学不可分离的部分，想“系统化”地描述这样的思想如果不是沦为荒谬，便是对思想的简化。另一方面，以任何同一性方法（类似、如同、就像是……）来说明这个曾以一切代价推出差

---

[1] “我需要我的说情者以便表达我，而他们则没有我就不被表达。” (PP, 171)

异的哲学，将永远失去思想最珍贵的特质，使德勒兹的思想成为一堆抽象与费解术语的代表。

如果不是对德勒兹哲学的“再问题化”，“开始”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这个开始的真正开始不存在于任何地方，而只能来自差异与重复间复杂而吊诡的辩证，这是德勒兹思想最重要的动力内核，它只以差异开始，却又必须“已经是重复”。这是从一开始便已全面启动的思想风暴！

先验经验论是铺展本书问题性的一条思想导线，建构主义则是隐于书中的另一条，二者涉及的都是各种感性界限与越界的究极运动及思想实验。对德勒兹而言，界限是关于域外的问题，越界则涉及折曲的各种可能，这是只能由生成所表现的鲜活空间，特属于德勒兹的空间性，但却也只有伴随着特异的时间性才有可能。探究德勒兹哲学的时间与空间成为问题化德勒兹先验经验论的方法，思想的建构主义也只能成立在这个非比寻常的“德勒兹时空”中。

本书各章分别讨论了德勒兹哲学的时空关键概念：艾甬、时间—影像、生成、折曲、虚拟、重复……每一章都是对德勒兹的“再问题化”以便探求概念的必要性，这不是为了给出某个概念的定义（定义并不是德勒兹的思想方法），而是将德勒兹的概念再掷回与思想运动不可分离的“超越练习”（exercice transcendant）中，试着触及概念的边界，从事问题强度的制图学，寻觅“给予思考”的条件而不只是思想的内容。对德勒兹而言，思想的条件只存在于

某种“失常的极点”<sup>[1]</sup>，分析每个概念所不可分离的内建极点，罗列其所聚集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异质力量（其冲突、互斥、汇合或发散），探测由此诞生的思想平面（或思想影像），这便是“分裂分析”（schizo-analyse）。

平行于德勒兹时空间题的，是由特异点、逃逸线与内在性平面所构成的动态思想影像。德勒兹总是以特异性作为思想（或“迫使思考”）的触发点，他的每一本书都如同是专精的个案研究，不只柏格森、斯多葛派、斯宾诺莎或福柯等哲学家被作为思想特异性的个案，文学、音乐、剧场或电影也是。这些个案总是如同“迫使思考”或“给予思考”的概念性人物重新诞生在德勒兹的书中。比如福柯，成为激起折曲、域外、主体性等概念的人物，被戏剧化于1986年出版的《福柯》中。<sup>[2]</sup>然而，特异点并不来自任何预设的法则，既无法按图索骥也毫无范本，不在划定的范围之内且由一切建制中逃逸与背叛，所有的特异性都不是不动与静止的固有性质，而在于它所划出的逃逸线，这是由生成、变异与脱轨所表现的极致动态，思想便是由各种特异的逃逸线所铺展而成的内在性平面。

或许每本德勒兹的书都应该有双重目录或两种可能的阅读顺序

---

[1] “必须将每一能力（*faculté*）带往其失常的极点，如同是三重暴力的猎物：迫使它习练之物的暴力、它被迫掌握之物的暴力与它是唯一能掌握却（由经验练习的观点）同时也不能掌握之物的暴力。最终威力（*dernière puissance*）的三重界限。每一能力因此发现特属于它的激情，亦即其激进差异（*différence radicale*）与其永恒重复，其微分元素（*élément différentiel*）与重复者（*répétiteur*），如同是其行动的即刻生产与其客体的永恒筛拣，其已是重复的诞生方法。”（DR, 186）

[2] 戏剧化是德勒兹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，福柯在评介德勒兹哲学时甚至写道：“我要你们打开德勒兹的书就如同推开剧场的大门。”（Foucault, “*Ariane s’est pendue*”, in *Dits et écrits*, vol. I, Paris: Gallimard, 768）进一步的说明可参考本书《导论》。

与章节布置：先验经验论的与建构主义的。德勒兹哲学是建构主义的，因为思想意味着（特异）点、（逃逸）线、（内在性）平面所构成的创造性思想影像，这幅影像并不是实际与可见的，也不再呈现任何既定的观念或建制，它既不在经验层面也不是属于现在，而是一种饱含虚拟性的未来影像。然而，建构主义奠基在先验经验论对经验与先验的严格切分上。与差异的强度经验相遇是迫使思考的必要条件（我们有思考的可能，但我们通常并不思考，除非……），然而由经验所激起的概念却不停留在经验界，也不具有经验的性质，概念是先验的，经验与先验的区分才是德勒兹哲学的真正赌注。

德勒兹的伟大在于他所赠予我们的绝不是任何真理的建制，思想从来不是以一种教条取代另一，亦不只是简单地展示某一方法拥有的优越性，而是“给予许多人思考的简单可能性，使他们不再羞愧于自己的思想……”<sup>[1]</sup> 思考的运动总是给予更多或更少，绝不等同任何教条，它必须被一再创造出来，因为只有在此有生命最动人的展现。

如是，有德勒兹式哲学……

---

[1] Schérer, René. *Regards sur Deleuze*, Paris: Kimé, 1998, 7.